離垢園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離垢園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離垢園者，東浙賈氏園也。賈名雲章，字天孫，少穎敏。游庠後，累不第，遂治園輔，植花樹以自娛。久之，癡於潔，屋宇几榻無纖塵，即藩圂亦時時湔滌。以「離垢」名園，以「襄雲」命館。聯云：「米襄陽愛潔成癖，倪雲林嫉俗如仇。」凡鼎彝書畫，花鳥蟲魚，無不珍惜；破產覓之，亦所不顧。至戚屬鄰里，以急難告者，則閉門不納。生子一，名渾，字許橋，棄儒學賈。每進幾諫，不聽，乃泣禱於神曰：「父有潔癖，百折不回；見嫉於世，恐生禍災。伏乞神靈默佑，感甚。」賈知之，大怒。始詈繼撻，喬梓寡恩。

一日晨起，督僮拂几，帚過，碎定陶磁尊。怒鞭之，僮負痛，鑽几下，几翻而硯山又碎。賈憤燥，索刃，僮遂奪刃自戕。其父告於官，許橋上下夤緣，私獻秦鳳爵，且厚殮僮，養其父，始罷訟。

一夕與妻藍氏酌，婢獻羹，碗炙手，墜地碎。賈怒曰：「此供秦制也，爾斷吾命根耶？」呼杖，婢懼而投諸井。許橋厚殮之，且召僧諷經超薦。無何，有同學友來訪，詢及收藏，賈出宋眉子硯以炫之。友呵氣試潤。賈惡其穢，刺刺不休。友稍諷之，怒以硯擊友，幾碎其顱。又以炙炭煮漢玉佩，火起，蔓延鄰舍，風號燄烈，頃刻數家。許橋背父，婉謝厚償，始無恙。

妻藍婉勸曰：「古人以潔為束身之範，君以潔為纏身之魔，若不改悟，恐隨身皆荊棘場也，尚得為離垢園哉？」賈怒批其頰，妻痛哭。賈恒獨眠，每欲敦倫，必看河魁，蓄溫水；事畢，澡身更衣薰香，作種種惡態。是夕哀啼至夜，有美婦人自外來，曰：「姊姊冤殺哉，個男兒毫無一點情，儂見之，幾欲墜唾。」藍漫應之。又曰：「我與若游

花園，倒好耍子。」袖出一圈示藍，曰：「此中大有佳處。」視之，果有樓台花木，金碧陸離。遂對鏡勻粉黛，整衣衫。婦以囉帶繫樑上，對妻再拜，回視案上，燈光如豆，戶外鼻息甚酣，萬種淒涼，逡巡自縊。婢覺，急告許橋，已不能救。撫屍號痛，死而後蘇。賈知之，猶以衣袖擦宣爐，聊滴清淚而已。訃岳，藍叟告宰，縣役到門，洶洶如虎，呼號啖嚼；鄰人來觀，亂摘花果。賈目睹蹂躪，痛極失聲。叟疑渠尚有遺之悲，又以許橋重賄，始忍而罷訟。然家道亦從此中落矣。爛銅碎玉，昔以重價購來，頃以廉資售出。炊煙漸斷，僅剩荒園。賈鰥而子未婚，時作楚囚之泣。

忽有客攜短童來謁，仙風道骨，翩翩在門。迓入與談，自言張姓無字，人呼為張老相公，淵博古今，塵談霏屑。賈恨相見晚。許橋思留以慰父，以敝裘付質庫，置酒篝燈，且留下榻。自賈之好潔也，君子惡之，小人誑之；富易為貧，朋儕絕跡。頃得張，不禁狂喜。久之，張唾落於壁，必怒於心；遺屙於庭，必怒於色。一日勉與坐，張之童又弄斃架上鸚鵡，怒遂不可忍。張曰：「莫怒莫怒，吾攜君游一勝境以贖罪，何如？」不覺隨之假山後，遇一石洞，僂而入，蛇行數十步，洞漸寬，路漸平，達於園，豁然開朗。蒼松夾道，流水涓涓，白玉為梁，幽芳作幀。兩壁磨崖上鐫科蚪奇字，似秦漢以上書。逾嶺一重，又得古洞，薜荔五色，綵絲下垂。入其室，則插架牙籤，間以絲竹；爐香猶篆，簾波有紋；几上橫琴，古錦為囊。賈欲解視之，張曰：「不可，此吾師所彈也。指誤弦，必有天神下降，風雨疾雷。君既到此，不可不作東道主。」向內一呼，美人四集，瓊筵甫設，醴酒已溫。品味既佳，器具尤古。張以巨觥勸客曰：「較君家園庭何如？」吃吃而對曰：「遠甚。」須臾美人歌舞，蕩魄柔魂。張亦抽古劍示賈，曰：「此鹿廬七星劍也，君能舞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張逡巡斂袖，左盤右旋，寒光閃爍。美人更鼓冰絲，頓挫應節。忽聞剝啄聲甚厲，一美人自門隙窺之，曰：「師長回矣。」眾豔驚散。張變色曰：「君速隨我後戶出。」繚曲迴環，絕非來路。視樓閣最多處曰「瑯環秘府」，藏金石處曰「證古齋」，藏經史處曰「辨理窟」，藏詩詞處曰「遊藝軒」，藏書畫處曰「怡情館」。又一樓，峨峨三層，上矗霄漢，第一層曰「與天為徒」，第二層曰「與古為徒」，第三層曰「與今為徒」。有小村落，畎畝參差，一曰「情田」，二曰「心田」，三曰「福田」。開富貴花，種吉祥草，沃功德水，培乾淨土。行逾數十高嶺，峰巒迭翠，逕坦且平，曰「心頭方寸地」、「歡喜園」、「水晶域」、「光明藏」。金碧樓台，奇景眩目。突轉一逕，景物全非，凝神端詳，已在自家園中，蓋未嘗出門一步耳。

張曰：「今日之游，樂乎？」曰：「空中幻景耶？」曰：「何者為真，何者為幻？以為真即真，以為幻即幻。真幻皆根於心，而不限以地也。」由是賈奉張如神明，家中所有秘玩，皆質之於張，張均鄙薄，一無許可。賈以為太過。曰：「君如不信，目前架

上古銅象高六尺者，君以為何物？」曰：「滿身銅翠，班剝陸離，形制既工，雕鏤亦古，的真秦銅也。」曰：「秦則真秦，君知秦人造此何用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女子溺器耳。尚高高供養，不幾污穢殺人！」曰：「有何憑證？」曰：「象脊有銅蓋嵌下，象四足皆有小洞，以火炙之，必有騷臭氣。」已而驗之，果然，張云：「阿房宮五步一樓，十步一閣，門首皆設此物，足下即通暗溝，宮人欲溺，即揭蓋解褲，騎而溺之。否則重樓宵漢，嬪嬙如雲，何有此許多溺器？唯得此，始便耳。」賈由是稍悟，視收藏皆若糞土。

一日，謂張曰：「洞中風景絕佳，迥異塵世。然樓閣已稍寓目，而鐘鼎琳瑯，必多而且富，未知能許俗子一飽饞眸乎？」曰：「不難，囑小飲，當與君再往一遊。」甫三爵，賈沉沉思臥，張忽拉之急走，曰：「前由正門進，後戶出，今適旁門開，機不可失，盍急趨可進。」果達一處，日色慘淡，道路亦歧。張忽遇一故人，話良久，告賈曰：「君且略散步，僕隨故人行。」行逾遠，逕逾窄，偶一失足，墜土窟中。鬼物鑽集，曰：「賈某來耶？」挈之游地獄。泥犁十八層，宛然吳道子所畫者，絲毫不爽。見妻藍，項拖羅帶，舌吐唇外二寸許，婢僕被磨折死者亦躑躅至，齊聲索命。賈正危急，急聞王者召，鬼卒引入伏案下，略訊三兩句，王拍案大罵曰：「狗彘奴！外風雅而內刻薄，假清潔而真污穢，所謂狂偽鄙俚癡蕩惑者，此也！」即命兩旁牛頭，押赴畜生道中去。

鬼卒驅出，至一小園內，頗清雅，遍地芭蕉，茅屋如斗。內有紅裝女子，捧心嬌啼。賈略凝神，鬼卒自後一推，驚醒，則身變作小豬，與老豬眾小豬同臥糞汁中。聞人語呼云：「豬產豕雛矣！其數六。」賈心中了了，即以頭觸壁，狂呼不已，聞耳畔低喚曰：「醒醒！白日，大人即夢魘耶？」張目四顧，身猶在座，客與僮已杳，唯其子與病奴守於側。架上鸚鵡如故，曰：「茶來，主人醒也。」乃泣告子，使人偵之，鄰家柵中，果生六豕，一顛癇遽斃。所謂芭蕉者，庭中白菜一畦也。曰：「地獄已在眼前，奈何不悟？」遂以家政委於子，己則長齋繡佛，日誦《金經》，哀號懺悔。

許橋娶惲氏，美而賢，能內助。生子二，皆聰穎。閱四載，家漸復。旋得窖金，力行善事，建種種功德，二十年勿替。兩孫舉於鄉，泥金到門，賈猶捻珠諷誦。孫之同年輩，爭市花草玩好以媚之，皆卻而不受。是時，座客滿堂，冠裳雲集，賈忽扶杖而出，唏噓曰：「吾一回頭，爾儕始有今日，吾不忘張公德也。擬於離垢園中，肖張公像，子孫奉祀，爾等願否？」眾應之。乃鳩工營造，不日告成。偶偕孫輩扶乩，張忽臨壇，與賈敘舊好，請示名氏，乩旋轉而大書曰：「張邋遢。」

懊儂氏曰：仙人之邋遢，正仙人之清淨；仙人之遊戲，正仙人之慈悲。不肖兒回頭猛省，正不肖兒能尋快活，能討便宜處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